

文学
丛刊

东南亚研究丛书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亚非文库研究项目

缅甸语言问题研究

◎蔡向阳 主编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17421
2011

阅 览

文学
丛刊

东南亚研究丛书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亚非文库研究项目

缅甸语言问题研究

◎蔡向阳 主编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缅甸语言问题研究 / 蔡向阳主编. — 广州: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2011.4

ISBN 978-7-5100-3478-7

I. ① 缅… II. ① 蔡… III. ① 缅语—研究 IV. ① H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66346 号

缅甸语言问题研究

策划编辑: 刘正武

责任编辑: 刘国栋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邮编: 510300)

电 话: 020-84451969 84459539

http: //www.gdst.com.cn E-mail: pub@gdst.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市怡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 240 千

印 张: 9.125

ISBN 978-7-5100-3478-7/H·0720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咨询、投稿: 020-84460251 gzlzw@126.com

目 录

语音研究

缅甸语辅音清浊对立的历史变迁·····	1
缅甸语复辅音的演变·····	14
十二世纪初缅甸语语音初探·····	23
缅甸语中辅音韵尾的历史演变·····	49

词汇研究

缅甸语副词的修辞意义·····	66
缅甸语四音格词·····	90
缅甸的成语谚语及其修辞特点·····	106
论缅甸语中近年来新出现的词汇·····	124

语法研究

论缅甸语动词的使动范畴·····	138
亚扎古曼碑语法探析·····	151
缅甸语动词后附词的探析·····	164
论缅甸语定语助词的来源及其途径·····	192

翻译研究

缅甸翻译理论与实践评介·····	207
缅汉翻译中的理解问题·····	222
《红楼梦》缅译本中的文化失真·····	231

综合研究

 缅语在藏缅语族中的地位及其与其他藏缅语的关系····· 244

 缅语报刊广告语言特点初探····· 259

 论汉缅语言中的文化差异····· 275

后 记····· 285

缅甸语辅音清浊对立的历史变迁

蔡向阳

现代标准缅甸语中，清浊对立是其音位系统中重要的区别特征之一，清浊对立主要表现在塞音、塞擦音、擦音上，有清音的就有浊音与之相配，具有严整性的特点。清浊对立的作用，主要是区别词汇意义，其次是区别语法意义，例如：清音“pu⁵⁵”意为“天竺鼠”；浊音“bu⁵⁵”则是“葫芦”之义。又如“ze⁵⁵tɕi⁵⁵”是“价格贵”的意思；而“ze⁵⁵dzi⁵⁵”则是“大市场”的意思。清音“so⁵⁵”是“早”的意思，是动词；浊音“zo⁵⁵”则是“急切的心情”的意思，是名词。如句子“ho²⁴ba²²dε²²”的意思是“是的。”其中的浊音“ba²²”如果发清音并由低平调转为高降调，句子成为“ho²⁴pa⁵³”时，则是“肯定是”的意思，体现了语法功能的不同。从跟语音系统各要素的关系来看，缅甸语的清浊对立跟声调的关系比较密切。其中清辅音为声母的调值高、浊辅音为声母的调值低，浊声调要比相应的清声调低一档。例如pa:(薄)与ba:(杠)都是高平调，但在实际发音中清声母的调值为55(pa⁵⁵)，浊声母的调值为44(ba⁴⁴)。从调值上看，缅甸语的每一个声调都可一分为二，分成阴阳两种调类，但由于缅甸语本身已有清浊对立，在划分调型时，不再强调这种调值的差别和对立，而将其简化了。

缅甸语的鼻音和边音分为清化不清化两类，也构成清浊对立：m/m̥, n/n̥, ŋ/ŋ̥, l/l̥。鼻音和边音分为清化不清化是古汉藏语的共同特点，其发展变化与塞音、塞擦音、擦音走的是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缅甸语的鼻音和边音清浊对立的来源及发展变化方式与塞音、塞擦音、擦音很不相同，从古到今并未经历过像塞音、塞擦音、擦音那样的历史演变，因此鼻音和边音清浊对立的问题不包括在本文

的讨论范围之内。

一、中古缅语的清浊辅音

中古缅语(以蒲甘碑铭为代表)是联系缅语古今发展的枢纽,它既是上古缅语历史演变的结果,又是现代缅语(包括缅语方言)形成的起点。上古缅语是无文字记载的时期,其语音特点只能运用历史比较法进行拟测,蒲甘碑铭作为缅语文字记载的开始,可以为古音的构拟提供较早形式。现代缅语是由中古缅语发展而来,通过与中古缅语的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近九百年来缅语历史演变的脉络。因此本文拟以中古缅语的声母辅音特点为桥梁,沟通上古缅语和现代缅语,对缅语清浊对立的历史变迁作一些研究,以求对缅语清浊对立的性质、特点及其变化规律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

考察中古缅语的清浊辅音,不妨从缅文的33字母表说起,缅文字母表实际上是缅甸古代学者对自己语言中单辅音音位系统的最早标示,我们先用国际音标把它转写出来:

k	kh	g	gh	ŋ
ts	tsh	dz	dzh	ɲ
t̪	t̪h	ɖ	ɖh	ɳ
t	th	d	dh	n
p	ph	b	bh	m
j	r	l	w	
s	h	ʃ	ʒ	

从上表看来,第一横行至第五横行的前四纵列似乎正好构成一个齐整的塞音、塞擦音、擦音清浊音系统,其中第一、第二纵列为清辅音,相互之间构成送气与不送气的对立;第三、第四纵列为浊辅音,相互之间也构成送气与不送气的对立。但是,就此认定中古缅语清浊构成整齐对立却很成问题,原因是这些音位所代表的字母在

具体的词汇中出现的条件并不相同,其中第三横行、第四纵列的全部字母只用来拼写巴利语外来词。因此,实际可以用来拼写缅甸语本语固有词的塞音、塞擦音、擦音只有p、ph、b、t、th、d、ts、tsh、dz、k、kh、g、s、x等,浊辅音b、d、dz、g在具体的词汇中出现的概率非常低,中古缅甸语本语固有词上并不存在一个完整的浊音系统,不能与清辅音构成对立。

根据我们对缅甸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缅甸文碑碣——“妙齐提”碑铭(镌刻于公元1112年)全文483个音节的统计,以塞音、塞擦音、擦音为声母的共215个,其中以清塞音、清塞擦音、清擦音为声母的音节则有187个,而以浊音为声母的只有28个,显得极不平衡。这28个音节中用来拼写巴利语词的有21个,真正用来拼写缅甸语本语固有词的只有7个(实际只有4个,有1个在该碑文中重复了4次)。这4个带浊辅音声母的音节分别为grii(第181字)bri(第153字)langŋ(第439字,443字,448字,453字)buiw(第379字),其中buiw是一个村庄的名字;grii是形容词,表“伟大”之义;bri是连词,表示两个动作连续发生,由表完成义的动词转化而来;langŋ是并列连词,连接两个名词。grii, bri, langŋ属于常用词汇,在缅甸语中出现的几率较高,但是在此后刻写的各类碑铭、壁画文、陶文、金铭文中,其写法却并不固定。例如从著名的蒲甘阿难陀寺东边的漆珊岗发掘出来的大量的刻于阿朗悉都王(公元1112年—1167年)时期的还愿匾中,我们可以看到上述的三个常用词汇grii, bri, langŋ被写成krii, pri, lanŋŋ,都是用清辅音声母拼写的,无一例外。从不同的写法反映出读法的不同,说明当时在一些词的实际发音中可能有清浊两读的情况,清音浊化的萌芽已经出现。上述这三个词不管是用清辅音声母拼写,还是用浊辅音声母拼写,其词汇意义和语法功能都没有任何改变。我们一般认为清浊的完全对立应以其构成成对本语固有

词语义特征的区别为标志,一些本语固有词上的清浊两读在语义上并无区别,说明碑文中反映出的中古缅语中清浊对立并不是区别性特征,中古缅语本语固有词中具有音位价值的只有送气清音和不送气清音的对立。

缅甸仰光汉达瓦底书局1961年出版的《缅语古语辞典》一书主要是从古文、诗歌中搜集来的古词汇,同时也收进了部分难字。据笔者统计,该书中以塞音、塞擦音、擦音为第一个音节声母的词共有1004个,其中清音声母的801个,浊音声母的203个,浊音声母的只占总数的25%。这203个浊音声母的词中,共有各种来源的外来词136个,浊音充当前缀的39个,本语固有词28个(基本上都能找到清音字来源)。

我们发现,由于中古缅语本身缺乏浊音系统,为适应缅语的语音体系,甚至有些早期借入缅语的巴利语词还由原来的浊音变成了清音,如:

巴利语	碑文缅语借词	汉义
bhiruka	philu	妖魔
khandhā	kantha	身体
guhā	ku	佛窟

缅语方言对应的是中古缅语,由中古缅语发展出了标准缅语(即缅语中央方言)与缅语各方言,中古缅语的很多语音特点在方言中都能够得到反映,例如复辅音、辅音韵尾等,也包括清浊对立的问题。缅语有7种方言,^①它们是茵达方言、刀尤方言、德努方言、若开方言、土瓦方言、丹老方言、约方言。其中茵达方言、刀尤方言、德努方言3种方言中只有清辅音,没有浊音;土瓦方言、丹老方言、约方言3种方言在音素描写中已有浊音出现,只有有的不送气清音有相应的

① 本文缅语方言材料来自本人2004年在缅甸留学期间跟随北京大学汪大年教授进行缅语方言田野调查时所获得的语言资料。

浊音，送气清音则无浊化，这3种方言中的浊音仍为冗余特征，还不成其为音位；若开方言在清浊对立上与现代标准缅甸语相同。在清浊对立的发展上，这7种方言的空间差异构成了一个从无到有逐渐发展的时间上的序列，如果把茵达方言、刀尤方言、德努方言视为第一阶段，土瓦方言、丹老方言、约方言视为第二阶段，若开方言视为第三阶段，那么中古缅甸语在清浊辅音发展上处于与土瓦方言、丹老方言、约方言相同的阶段。现代标准缅甸语中的一些浊声母词bu⁵⁵(葫芦)、du⁵⁵(膝)、da⁵⁵(刀)、be⁵⁵(鸭)等由于其本字难求，所以被有些人视为上古缅甸语浊音在中古缅甸语中的遗存，其实这些字在中古缅甸语中是读其相应的送气清音，如今的土瓦方言、丹老方言、约方言中依旧读作送气清音：bu⁵⁵(葫芦)—phu⁵⁵；du⁵⁵(膝)—thu⁵⁵；da⁵⁵(刀)—tha⁵⁵；be⁵⁵(鸭)—phe⁵⁵。

现代标准缅甸语本语固有词的浊音对应的往往是中古缅甸语的清音，清音是浊音的本字，现代标准缅甸语中，文字与读音已发生异化，清音浊化现象在连读中十分普遍，但大量清音字的浊读并不影响语义，恰恰说明早期的缅甸语没有清浊对立，否则浊读就会影响到语义。上边所列字母表中的第三、第四纵列留下巨大的空档，给现代缅甸语的清音浊读提供了很大的空间，以至于权威的缅甸文字委员会在2000年出版的《缅文与缅甸语》一书中干脆把字母表中的第三、第四纵列的所有浊音字母称为只表音而无实际意义的字母，意思是可以成为语义载体的是用清辅音字母拼写的字，而用浊辅音字母拼写的字只是按后来的实际读音注音，也就是说清声母拼写的字才是最初的本字，浊音拼写的字都是后起的，这样的认识可解决许多老是被争议的问题，例如在现代缅甸语中有些用浊声母拼写的字在实际读音中反倒读成了清音，这与现代缅甸语中清音浊化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在写法上造成了争议，有人要维持原来的写法，有人则要按实际读音来写，

例如 be^{24} (邀请) 读作 phe^{24} ; be^{24} (方面) 读作 phe^{24} ; bwa^{55} (祖母) 读作 $phwa^{55}$; $bə\text{-}ja^{55}$ (佛塔) 读作 $phə\text{-}ja^{55}$, 其实这是这些字在读音上回归本字, 虽然长期以来它们被写成浊音字母, 但其本字在中古缅甸语中原本就是清音, 因此如果写成清音字母, 既照顾了实际读音, 又体现了本字, 应比写成浊音字更可取。

二、从上古缅甸语到中古缅甸语清浊对立的演变

上古缅甸语没有文字记载, 要了解上古缅甸语的声母辅音是什么情况, 我们得从亲属语言^①的对比中寻找答案。

按理说缅甸语的塞音、塞擦音、擦音在语音系统中还分清浊两类, 在与亲属语言的对应关系中应该是缅甸语的清辅音对应亲属语言的清辅音, 缅甸语的浊辅音对应亲属语言的浊辅音。但缅甸语在具体词上保留浊声母的多为借词, 中古缅甸语本语固有词只有送气清音和不送气清音的对立, 在与亲属语言的对应关系上, 保留清浊对立的亲属语言的浊声母在缅甸语里不与浊声母对应, 而与清声母对应, 亲属语言的清声母则与送气清声母相对应。中古缅甸语送气清音和不送气清音对立的来源是上古缅甸语的清浊对立。

上古汉语 ^②	藏文	缅文	汉义
*braa	sbraŋ	pja ³	蜂
*gdŋ̊	nbu	po ³ koŋ ²	虫
*kǔʔ	dgu	ko ³	九
上古汉语	藏文	缅文	汉义
*g.rŭk	drug	khrok ⁴	六
*kljǎʔ	btsos	khjak ⁴	煮
*krooŋ	kluŋma	khjoŋ ³	河

① 本文亲属语言材料采自黄布凡主编《藏缅语族语言词汇》(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92)

② 郑张尚芳、潘悟云汉语上古音体系

上古汉语和古藏语(藏文反映的是七世纪藏语语音)在塞音、塞擦音、擦音上,清浊存在系统的对立,它们与缅文的对应关系是上古汉语和古藏语浊声母在缅文里与不送气清声母对应,上古汉语和古藏语的清声母则与缅文的送气清声母相对应。

在藏缅语族语言中,彝语支语言保留清浊对立特点比较突出,从彝语支语言的清浊对立同缅语送气不送气对立的对应关系中可以看到这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

彝语	傈僳语	哈尼语	纳西语	缅文	汉义
dzi ³³	be ³³	bjo ⁵⁵	mbi ³¹	pjam ²	飞
ndu ³³	tʃu ⁵⁵	du ³¹	ndu ³³	tu ³	挖
dzui ³³	dza ³¹	dza ³¹	ndzi ³³	tsa ³	吃
彝语	傈僳语	哈尼语	纳西语	缅文	汉义
pu ³³	pu ³³	xu ³³ phi ³¹	py ³¹	phru ²	豪猪
tso ⁵⁵	tsa ⁵⁵	tsa ³¹	tʃo ⁵⁵ tʃo ³³	tshak ⁴	接
tɕi ³³	tʃui ³³	tɕhe ⁵⁵	tɕi ³¹	kjan ²	酸

我们再拿与缅语同属一个语支的阿昌语、载瓦语、浪速语、勒期语与缅语进行比较,可以看到阿昌语、载瓦语、浪速语、勒期语的不送气清声母与缅文的不送气清声母相对应,阿昌语、载瓦语、浪速语、勒期语送气清声母与缅文的送气清声母相对应:

阿昌语	载瓦语	浪速语	勒期语	缅文	汉义
pzəŋ ³⁵	pjiŋ ⁵⁵	pjaŋ ⁵⁵	pjəŋ ⁵⁵	praŋ ¹	满
tsi ³¹	pji ²¹	pjik ⁵⁵	pjei ³³	pe ³³	给
tu ³¹	khai ²¹	tau ³⁵	tu ³³	tu ³	挖
阿昌语	载瓦语	浪速语	勒期语	缅文	汉义
tho ⁷⁵⁵	tho ⁷⁵⁵	tho ⁷⁵⁵	tho ⁷⁵⁵	thak ⁴	锋利
khzau ³⁵	khju ⁵¹	khjuk ³¹	khjou ³³	khjo ²	角
tɕhi ⁵⁵	khji ⁵¹	khjik ³¹	khjei ³³	khre ²	脚

由上面一系列的比较可以看到,离缅甸语关系越远的语言,越代表较早的形式;与缅语关系越近的语言,越呈现出与缅语相似的状况,表明缅语的清浊对立转化为送气不送气对立的时间应该是在缅语支从古彝缅语中分离出来之后。

缅语中塞音、塞擦音、擦音声母的送气不送气交替可表使动范畴形态变化,用语音交替的形式来表示使动范畴是藏缅语中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古老特征。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亲属语言中凡塞音、塞擦音、擦音保留清浊对立的语言在表使动范畴时,用塞音、塞擦音、擦音的清浊交替形式;而清浊对立已转化为送气不送气对立的语言,使动范畴形态变化也相应的变为塞音、塞擦音、擦音送气不送气交替形式。这种整齐的对立状况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早期缅语曾有清浊对立,随着清浊对立的消失,使动范畴形态变化的形式也随之相应发生改变。

藏文	彝语	载瓦语	缅文	汉义
zig/bɕig	bia ⁵³ /phia ⁵⁵	pjo ²²¹ /phjo ²⁵⁵	pro ² /phro ²	垮/使垮
gtɕog/tɕhag	dzɿ ³³ /tshɿ ³³	tʃe ²²¹ /tʃhe ²⁵⁵	pjak ⁴ /phjak ⁴	破/使破
gtɕad/tɕhad	ge ³³ /khe ³³	kju ²¹ /khju ²¹	kjo ³ /khjo ³	断/使断
hdrog/dkrog	gu ³³ /ku ³³	kju ²³¹ /kju ²⁵⁵	krək ⁴ /khrək ⁴	怕/使怕

三、从中古缅甸语到现代缅甸语清浊对立的演变

现代缅甸语的清浊对立是后起的现象。中古缅甸语没有清浊对立,浊音系统基本靠借词维持,本语固有词中浊音几近于无。可以设想,在早于蒲甘碑文的某一个共时阶段,缅甸语的塞音、塞擦音、擦音系统中只有清音,而无浊音。自1058年缅王阿奴律陀将南传佛教引入当时缅甸的核心地区上缅甸之后,佛教语言巴利语对缅甸语的影响就已开始,而一般认为最早的缅甸碑铭妙齐提碑镌刻于1112年,半个多世纪的语言接触应该对缅甸语产生了影响,缅甸语本语固有词上清音浊化已开始萌芽,这从碑文中少量的清浊异体字上可以看得出来。

从中古缅甸语向现代缅甸语演进的过程中,语言间的接触加速了缅甸语浊音化的进程。由于蒲甘时期是缅甸文化佛教化的时期,巴利语作为佛教语言,其使用十分广泛,大批巴利语的借词以其原形或转借形式进入缅甸语,由于借词的大量吸收,巴利语的一些语音特征也就由此影响到缅甸语,由于清浊的对立在巴利语中有辨义作用,借入缅甸语的巴利语词继续保持清浊辅音,进入缅甸语后的巴利语借词丰富了缅甸语的声母系统,造成了缅甸语语音系统中浊辅音比例持续增长,请看下面的例子:

巴利文	孟文	缅文	汉义
Dhutanga	Thutang	du taŋ	修行
Adhikppāya	Athipai	a dhip paaj	意义
Anāgata	Aneko'ta	a na gat	将来
Kaññā	Konnya	ka ŋa	姑娘
Āgantuka	Ako'ntuka	a gan tu	客人

随着缅甸语的发展,巴利语外来词已成为缅甸语词汇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有的巴利语词已变得很像缅甸语,这些变得很像缅甸语词的巴利语词外来词带来的浊音与本语固有词构成清浊对立,使得缅甸语中出现了成对清浊对立的词,例如:

来源于巴利语的词	缅甸语本语固有词
bo ²² (军官)	po ²² (多余)
gō ²² (荣誉)	kō ²² (货物)
za ²⁴ (戏剧)	sa ²⁴ (连结)
da ²⁴ (本质)	ta ²⁴ (安装)
be ⁵⁵ (灾难)	pe ⁵⁵ (给)

后来的英语借词中也有一些增加了缅甸语中成对清浊对立词的数量,例如:

英语借词

gau²⁴ (汽车发动摇把)
 go⁵⁵ (足球赛中攻入的球)
 bo⁵⁵ (球)

缅语本语固有词

kau²⁴ (稻米)
 ko⁵⁵ (九)
 po⁵⁵ (丰富)

由于各种渠道的外来词的大量吸收, 缅语中浊音的数量持续增长, 此种影响波及到本语固有词, 语音变异的条件已经具备, 浊音开始向本语固有词大面积扩散。我们知道, 缅语本语固有词中以塞音、塞擦音、擦音为声母的本来都是清音词, 浊音扩散的结果是致使本语固有词向浊音变读, 浊音成为清辅音音变的方向。清音浊化变音规则主要可描述为两条:

(一) 当清塞音、清塞擦音、清擦音出现在 $C^1\text{ə}C^2$ 的环境中, C^1 , C^2 同时转化为相应的浊音, 例如:

书面语转国际音标	口语实际读音	汉义
səka ⁵⁵	zəga ⁵⁵	语言
pəsa ²⁴	bəza ²⁴	嘴巴
təkha ⁵⁵	dəga ⁵⁵	门
pəpə ⁵⁵	bəbə ⁵⁵	铁匠

(二) 当一个以清塞音或清塞擦音或清擦音为声母的音节出现在另一个既非短促调又非轻声调的音节之后, 清塞音、清塞擦音、清擦音转化为相应的浊音, 例如:

书面语转国际音标	口语实际读音	汉义
shi ²² swe ²²	shi ²² zwe ²²	象牙
sa ²² tai ²⁴	sa ²² dai ²⁴	邮局
pā ⁵⁵ pwī ⁵³	pā ⁵⁵ bwī ⁵³	花朵
pəkā ²² pja ⁵⁵	bəgā ²² bja ⁵⁵	盘子

当然, 由于现代标准缅语中清音浊读现象相当普遍, 上述这两条规则虽适用于大多数情况, 但例外的情况也还有不少。

上面说的是清音浊化的规则，相反，在下面两种情况下清音不浊化：

(一)位于短促调及轻读的ə-、mə-之后的清塞音、清塞擦音、清擦音声母不变浊；

(二)动词、形容词词性不发生改变的情况下清声母不变浊。

从中古缅甸语到现代标准缅甸语清音浊化应该经历了两个历史发展阶段：第一步，清音浊化只适用于不送气清塞音、清塞擦音、清擦音声母，第二步，清音浊化进一步扩大到送气清塞音、清塞擦音、清擦音声母。十二世纪初的蒲甘碑铭中出现的清音浊化萌芽反映的是不送气清塞音、清塞擦音、清擦音声母的浊化，此后的变化虽然在中古后期的缅甸语正字法中没有表现出来，但方言反映的情况说明送气清塞音、清塞擦音、清擦音声母的浊化在不送气清塞音、清塞擦音、清擦音之后。

现代缅甸语口语中，浊音化的趋势已非常明显，除去外来词的浊音，本语固有词上浊音已扩散到很大的范围，从自由变读到清浊对立的确立，缅甸语的清音与浊音之间存在着下列几种关系：

(一)在符合变读规则的前提下，清音向相应的浊音自由变读，这种变音并不影响语义，文字的写法上也不作改变，继续用清音字母，但如果按文字拼写直读就显得生硬，不符合缅甸人说话的习惯。大量的清音浊读使得缅甸语口语浊音化的趋势非常明显，例如下面这首儿歌(按实际读音转写)：“ə-pho⁵⁵ dʒi⁵⁵ o²² | kha⁵⁵ kō⁵⁵ go⁵⁵ | mə-tē²² ba²² nē^{53~55} | nāu²² ɲi⁷⁴ kha²² | dəzāu²² mō⁵⁵ | pwe⁵⁵ tɕi⁵³ ba^{22~55}”

这首总共22个音节的儿歌中，13个音节是塞音、塞擦音、擦音声母字，这13个音节中由清变浊的有6个，占全部塞音、塞擦音、擦音声母字的近一半，缅甸语中清音浊读之普遍由此可见一斑。

(二)缅甸语由于变音多，文字与读音出现了相当的距离，又由于

笔语体与口语体长期混用，有许多词往往被按口语语音书写，结果造成了大量的异体字现象。清浊异体字的写法虽有两种，语义却是等同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浊声母字的存在说明在这些词上清音浊读走向固定化，例如下列这些字就是清浊异体字：

清声母字	浊声母字	汉义
tɕĩ ²²	dɕĩ ²²	陀螺
tɕhĩ ⁵⁵	dɕĩ ⁵⁵	姜
po ²²	bõ ²²	鼓
tɕho ²²	dzo ²²	(动物的)角

(三)本语固有词浊化之后语音形式固定化，浊音已由变读性质固化为一个固定的词，与同部位的清音词语义上虽有某种联系，但已经是另外一个词，清浊已构成对立，往往是清声母动词转变为相应的浊声母名词、动名词，例如：

清声母词	汉义	浊声母词	汉义
swɛ ⁵⁵	迷恋	zwe ⁵⁵	毅力
khwa ⁵³	分叉	gwa ⁵³	枝杈
e ²⁴ ja ²² khĩ ⁵⁵	铺床	e ²⁴ ja ²² gi ⁵⁵	床单
kə-le ⁵⁵ thẽ ⁵⁵	照料小孩	kə-le ⁵⁵ dẽ ⁵⁵	保姆

四、结语

缅甸清浊对立的发展演变是以缅甸语音的内在规律为前提的，由于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使我们除了能利用文献资料之外，还能通过缅甸方言和其他亲属语言来观察缅甸清浊对立演变的全过程。

上古缅甸拥有清浊对立，从上古到中古，缅甸的清浊对立消亡，转化为清辅音送气不送气的对立。从中古开始，随着缅甸和其他语言尤其是巴利语的大规模接触，大量的外来词进入缅甸，外来词带来的浊音，增加了浊音的数量，为本语固有词上浊音扩散提供了外部动力，清音变浊的结果是音质的弱化，体现了缅甸语音趋向简化